

俄国女性命运小说 十种

10
黑桃皇后



[俄] 普希金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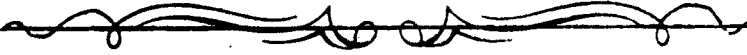
E / G / N / X / M / Y / X / S / S / Z

J 512.4
549



黑桃皇后

[俄]普希金 著



磊然 刘辽逸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桃皇后/(俄)普希金著;磊然,刘辽逸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7

(俄国女性命运小说十种)

ISBN 7-02-002141-7

I.黑… II.①普… ②磊… ③刘… III.小说-作品集-俄国-古典 IV.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2536 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66,000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8.875 插页 2

199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定价 7.50 元

前 言

普希金(1799—1837)是俄国文学的奠基人,在世界文学史上也享有盛誉。他出身贵族家庭,毕业于彼得堡皇村学校,与十二月党人过从甚密,这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重烈的影响。普希金一生著有大量的抒情诗、叙事诗和政治诗。《自由颂》、《致恰达耶夫》、《青铜骑士》都是他不朽的诗篇。《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他最重要的作品。这部被誉为俄罗斯百科全书的长篇诗体小说,以其丰满的艺术形象、巧妙而完整的结构、流畅而和谐的韵律为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普希金后期的创作转到小说方面,写出了《别尔金小说集》、《杜布罗夫斯基》、《黑桃皇后》、《上尉的女儿》。这些作品不仅是普希金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俄国小说的奠基之作。托尔斯泰甚至认为普希金的精华在于他的小说。

《杜布罗夫斯基》描写的是大地主特罗耶库洛夫仗势霸占小地主杜布罗夫斯基的产业和他们的儿女相爱的故事。父辈的仇恨和子辈的爱情交织在一起,这无疑给作品增加了引人入胜的魅力。作者一方面谴责贵族地主阶级专横暴虐,另一方面也歌颂了不受任何阻力的纯真爱情。《黑桃皇后》塑造了一个为追逐金钱而不择手段的个人主义的典型。主人

公为了探求发财的秘诀,可以勾引他实际上并不喜爱的姑娘,也可以作八十七岁老太婆的情夫,甚至可以去犯罪。《上尉的女儿》是普希金与丹特士决斗身亡前发表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第一部介绍到我国来的俄国文学作品。这部小说以十八世纪俄国历史上著名的普加乔夫起义为背景,通过主人公格里尼奥夫与米罗诺夫上尉的女儿马利亚不同寻常的恋爱故事,反映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表达了作者对自由的渴望和对人民的同情。

普希金首先是诗人,所以他的小说中始终蕴含着诗的韵味。这一点成了后来许多俄国作家追求的艺术风格。此外,普希金作品的严谨结构、简洁明快的语言和塑造人物的艺术手法,也为俄国小说的发展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编 者

1995年1月

目 次

黑桃皇后	1
杜布罗夫斯基	37
上尉的女儿	133

黑桃皇后

黑桃皇后表示暗中使坏。

——《最新占卜书》

—

在阴雨的日子
他们常常聚在
一块；
赌钱——愿上帝饶恕他们！
赌注从五十下到
一百，
有人赢钱，
输了钱就用粉笔
记账。
在阴雨的日子，
他们就干这种
行当。①

有一天，大伙在近卫骑兵团军官纳鲁莫夫家里打牌。漫长的冬夜不知不觉地过去；到早上四点多

① 这是普希金本人在一八一二年写的诗。

钟他们才坐下吃晚饭。赢钱的人吃起来有滋有味，其余的人却坐在那里，看着面前的空盘子发呆。但是一送上香槟，谈话就活跃起来，大伙都参加谈话。

“你怎么样啦，苏林？”主人问。

“还不是又输了。应该承认，我赌运不佳。我下注从来不加码，一向都沉得住气，什么情况也不会使我糊涂，可我就是老输！”

“你从来没有着过迷？从来没有钉着一张牌加注吗？……你这么沉得住气，真叫我惊奇。”

“瞧人家格尔曼才沉得住气呢！”一个来客指点一个年轻的工兵军官说，“他从来没有摸过牌，从来没有叫过赌注加倍，可是他总陪我们坐到天亮五点钟，看着我们打牌！”

“我对打牌是非常感兴趣的，”格尔曼说，“可是我不能为了希望发份外之财而去牺牲我生活必需的钱。”

“格尔曼是德国人：他很节俭，就是这么回事！”托姆斯基说。“要是说有什么人使我不能理解的话，那就是我的祖母安娜·费多托夫娜伯爵夫人了。”

“怎么？怎么回事？”客人们都叫起来。

“我弄不明白，”托姆斯基说，“我的祖母现在怎么不赌钱了？”

“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不赌钱，”纳鲁莫夫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她的事原来你们一点都不知道？”

“不知道！真的，一点也不知道！”

“哦，那你们就听我说吧：

“要知道，我的祖母六十年前去过巴黎，在那里出足了风头。好多人追逐在她后面，为了一睹 la Vènus moscovite^① 的芳颜。黎塞留^② 拚命追求她，祖母很肯定地说，为了她的狠心，他差点没开枪自杀。

“那时候，女士们都兴玩法拉昂^③。有一次，她在宫廷里打赌输给奥尔良公爵一大笔钱。祖母回到家里，揭下脸上的美人痣^④，解下箍骨裙，把输了钱的事告诉祖父，吩咐他付帐。

“据我记得，故去的祖父原来是祖母的管家。他怕她像怕火一样；可是一听她说输了这么一笔巨款，不禁发火了，他拿来帐簿让她看，半年里他们花了五十万，在巴黎，他们可没有在莫斯科近郊和萨拉托夫乡下的田产，因此坚决拒绝付帐。祖母给了他一记耳光，自己赌气睡下，表示对他恼火了。

“第二天她吩咐把丈夫叫来，以为她的家法对他能起作用，哪知他还是毫不买帐。她生平第一次赏脸给他，同他商量，解释，打算使他感到惭愧；她跟他说好话，给他打比方，欠债与欠债不相同，王子与马车匠不一样。‘不行！’祖父造反了。‘不行，说什么也不行！’祖母简直束手无策了。

① 法语：莫斯科的维纳斯。

② 黎塞留(1585—1642)，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枢机主教(1622)。

③ 旧时的一种纸牌赌博。

④ 旧时欧洲妇女将一小块膏药或黑绸贴在脸上做装饰品。

“她有个密友，一个非常有名的人。你们听说过圣-热尔曼伯爵^①吧，大家把他说得神乎其神。你们知道，他自称是永恒的流浪汉，是长生不老丹和点金术的发明者等等。大家都讥笑他，说他是招摇撞骗，但卡扎诺瓦^②在《回忆录》中却说他是间谍。圣-热尔曼虽然是个神秘人物，却生得仪表堂堂，在社交界非常讨人喜爱。祖母至今还爱他爱得神魂颠倒，要是有人以轻蔑的口吻说到他，她就会生气。祖母知道圣-热尔曼手里很有钱。她决定向他求救。她写了个字条给他，请他立即前来。

“这个老怪物立刻来了，看到她痛苦万分。她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向他描述了丈夫是多么蛮不讲理，最后说，她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的友情和好意上。

“圣-热尔曼想了一想。‘这笔钱我可以为您效劳，’他说，‘不过我知道，不把这笔钱还我，您是不会安心的，我不愿意再给您添麻烦。还有一个办法：您可以翻本。’

“‘但是，亲爱的伯爵，’祖母回答说，‘我对您说吧，我们一个钱也没有了。’‘这儿用不着钱，’圣-热尔曼说，‘您听我把话说完。’于是他就告诉她一个秘密，为了知道这个秘密，我们随便什么人都愿意付出

① 十八世纪著名的冒险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一七六〇年访俄。

② 约瓦尼-贾科莫·卡扎诺瓦(1725—1798)，意大利著名冒险主义者，著有《回忆录》。

高昂的代价……”

年轻的赌客们加倍注意地听他讲。托姆斯基抽起烟斗，深深吸了一口，接着讲下去。

“当天晚上祖母就来到凡尔赛宫，au jeu de la Reine^①。奥尔良公爵做庄。祖母信口编了个小小的谎言为自己解释，说没有把欠他的钱带来，并向他表示歉意。说完就坐在他对面下注。她选了三张牌，一张接一张地出牌：结果三张牌都赢了，祖母把输掉的钱全部捞回。”

“这是碰巧！”一个客人说。

“瞎编的！”格尔曼说。

“说不定是做了记号？”第三个人接腔说。

“我可不这么想，”托姆斯基傲慢地说。

“怎么！”纳鲁莫夫说，“你祖母能一连猜中三张牌，可你至今还没有把她的秘诀学到手？”

“唉，哪有这种好事！”托姆斯基说，“她有四个儿子，包括我父亲：个个都是赌起来就不顾一切，可是她没有向一个儿子公开过自己的秘密，尽管这对他们，甚至对我，都没有坏处。可是我的伯父伊万·伊利奇伯爵千真万确地对我说过这么一回事。已故的恰普利茨基，就是那个把百万家财挥霍干净，后来潦倒而死的那个人，年轻时候有一次赌输了——记得是输给佐里奇^②——将近三十万。他绝望了。祖

① 法语：在皇后那里打牌。

② 谢·加·佐里奇(1745—1799)，叶卡捷琳娜二世宠臣之一，嗜赌如命。

母对年轻人的胡来一向是非常严厉的，这一回不知怎么竟对恰普利茨基动了怜悯。她告诉他三张牌，叫他一张接一张地出牌，同时要他发誓，从此不再赌钱。恰普利茨基到赢了他钱的人那里去：他们坐下打牌。恰普利茨基在第一张牌上押了五万，一下子就赢了；又来个加倍，再翻上一番——他翻了本，还赢了一些……”

可是该去睡觉了，已经是五点三刻了。

其实天已经亮了，年轻人喝完杯里剩下的酒，各自回家了。

二

——Il paraît que monsieur
est décidément pour les suivantes.

——Que voulez-vous, madame?
Elles sont plus fraîches. ①

——社交界闲谈

*** 老伯爵夫人坐在更衣室的镜子面前。三个侍女围绕着她。一个拿着一小盒胭脂，一个拿着一盒发针，还有一个拿着一顶系有火红色缎带的高高的包发帽。伯爵夫人的美貌早已消逝，她已经不抱丝毫驻颜的奢望，但她还是保持着年轻时候的一

① 法语：“先生好像更喜欢侍女？”“太太，那有什么法子呢？她们更娇艳。”

切习惯,严格遵照七十年代的式样,穿着起来还像六十年前花费那么多时间,还是那么认真。坐在窗前绣花的一位小姐是她的养女。

“您好,grand'maman^①,”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说。“Bon jour, mademoiselle Lise.^② Grand'maman,我有件事来求您。”

“什么事,Paul^③?”

“请容许我给您介绍我的一个朋友,星期五我带他到舞会上来见您。”

“你直接带他到舞会上来找我,就在那里把他介绍给我。昨天你到***那里去了吗?”

“可不是吗!快活极了,跳舞跳到五点钟。叶列茨卡娅真美!”

“啊,我亲爱的!她美在哪里?有她的祖母,达里娅·彼得罗夫娜公爵夫人那么美吗?……哦,我想,达里娅·彼得罗夫娜公爵夫人已经老得不行了吧?”

“怎么,老得不行了?”托姆斯基漫不在意地回答说,“她已经死了七年啦。”

小姐抬起头来向年轻人使了个眼色。他想起来了,他们对老伯爵夫人是瞒着她的同年女友的死讯的,便咬住了嘴唇。但是伯爵夫人听到这对她是新闻的消息,竟丝毫无动于衷。

① 法语:祖母。

② 法语:您好,丽莎小姐。

③ 法语:保罗(保罗是托姆斯基的法国名字)。

“她死啦！”她说，“可我根本不知道！我们一同被赐做宫中女官，她们去觐见皇后的时候，皇后……”

伯爵夫人的这个故事，对孙子已经讲了上百遍了。

“好吧，Paul，”后来她说，“现在扶我站起来。丽赞卡^①，我的鼻烟壶呢？”

伯爵夫人带着侍女们到屏风后面去继续妆扮。托姆斯基和小姐留下。

“您要介绍的是什么人？”丽莎维塔悄悄地问。

“纳鲁莫夫。您认识他？”

“不认识！他是军官还是文官？”

“是军官。”

“是工兵军官？”

“不！是骑兵。您为什么以为他是工兵军官？”

小姐笑了起来，没有作答。

“Paul！”伯爵夫人在屏风后面叫起来，“给我弄一本新小说来，不过，请不要眼下流行的。”

“这是什么意思，grand'maman？”

“就是说，不要有主人公掐死父母，不要里面有淹死的尸体的那种小说。我非常害怕淹死的人！”

“如今没有那种小说了。您要不要俄国小说？”

“难道有俄国小说？……那就拿来吧，少爷，请拿来吧。”

“再见，grand'maman：我要赶快走了……再见，

① 丽莎维塔的小名。

丽莎维塔·伊万诺夫娜！您到底为什么以为纳鲁莫夫是工兵军官呢？”

托姆斯基说了就走出了更衣室。

剩下丽莎维塔·伊万诺夫娜一个人：她放下刺绣，开始瞧着窗外。不多一会，在大街对面从拐角的屋子后面走出一个青年军官。她的两颊泛起了红晕，她又做起活计，头几乎低到绣布上。这时伯爵夫人已经穿戴完毕，走了进来。

“丽赞卡，你去关照套马车，”她说，“我们出去遛遛。”

丽赞卡从绣架旁站起来，开始收拾活计。

“你怎么啦，我的妈！你聋了吗！”伯爵夫人叫起来。“你快去叫他们套车呀。”

“我这就去！”小姐轻声回答，就跑到前室去。

一个仆人进来，把巴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①送来的书呈给伯爵夫人。

“好！谢谢，”伯爵夫人说。“丽赞卡，丽赞卡，你跑到哪儿去啦？”

“在穿衣服呐。”

“别忙，我的妈。坐在这儿。打开第一卷，念给我听……”

小姐拿起书来，念了几行。

“大声点！”伯爵夫人说，“你怎么啦，我的妈！嗓子哑啦？……等一等，把搁脚凳给我挪过来，再近些……好，念吧！”

^① 托姆斯基的名字和父名。

丽莎维塔·伊万诺夫娜又念了两页。伯爵夫人打了个哈欠。

“把这本书扔掉，”她说，“简直是胡说八道！把它还给巴维尔公爵，说我谢谢他……马车怎么样啦？”

“马车预备好了，”丽莎维塔·伊万诺夫娜朝街上看了一眼，说。

“你怎么还没有穿好衣服？”伯爵夫人说，“老要别人等你！我的妈，这真叫人受不了。”

丽莎跑到自己的房间里去。还没有过两分钟，伯爵夫人就拚命地摇铃。三个侍女从一扇门里跑进来，男侍从另一扇门里跑进来。

“叫你们怎么没有人答应？”伯爵夫人对他们说，“去告诉丽莎维塔·伊万诺夫娜，说我在等她。”

丽莎维塔·伊万诺夫娜穿着长衣、戴着帽子走进来。

“总算来了，我的妈！”伯爵夫人说。“这算什么打扮！为了什么？想去勾引谁？……天气怎么样？好像有风。”

“一点也没有，夫人！天气好极了！”男仆回答说。

“你们总是信口瞎说！打开气窗。果然有风！而且冷得要命！把车卸下！丽赞卡，我们不去了：不用打扮了。”

“这就是我的生活！”丽莎维塔·伊万诺夫娜心里想。

的确，丽莎维塔·伊万诺夫娜是个最最不幸的

人。但丁说过，别人的面包苦，别人的台阶难攀登。^①有谁能像贵妇人的苦命的养女那样，知道寄人篱下的辛酸呢？当然，***伯爵夫人心肠并不坏，但是她像在上流社会中被人捧坏的女人那样任性，也像所有既不再留意逝去的年华而对现代社会又格格不入的老年人那样吝啬，冷漠，一心只顾自己。上流社会一切无谓的应酬，她无不参加。她出席舞会，涂脂抹粉，穿着式样古老的服装坐在角落里，像是舞厅里一件丑陋而又必不可少的点缀品。来的客人都走到她跟前深深鞠躬，好像履行一个规定的仪式，以后就谁也不去理睬她了。她在家里招待全城上流社会的人士，严格遵照礼节，但是她一个人也认不出。她有一大群仆从，他们在她的前室里和下房里养得胖胖的，头发变白，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争先恐后地偷窃这个垂死的老太太的东西。丽莎维塔·伊万诺夫娜是家里的受气包。斟茶的时候她因为多放了糖要挨数落；朗读小说时凡是作者的错误都要怪她；她陪伴伯爵夫人外出，遇上天气不好或道路不好走，也要她负责。她有规定的薪金，却从来没有付足过；然而却要求她穿戴得像所有的人一样，也就是像极少数人能够穿得起的那样。在交际场中她的处境是极为可怜的。人人都认识她，但是没有人注意她。在舞会上，只有 vis-à-vis^② 不够

① 引自意大利诗人但丁(1265—1321)的名著《神曲》第三部《天堂》第十七篇。

② 法语：舞伴。